大庆真相

第 270 期　2014 年 4 月 10 日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.one@gmail.com 发电子邮件（标题不可空白），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 了解更多

法轮功学员面对面讲述法轮功真相

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来购买法轮功书籍、教功录像带的人络绎不绝

明白真相后的瑞典人签名支持反迫害

瑞典教师：一走近这里感觉就不一样

【明慧网】瑞典最大的健康展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、三十日两天，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那举行。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参加展会，法轮功（又称法轮大法）以其高效改善身体、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，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。

丽娜是一位来自瑞典的教师，她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，问了很多问题。当她了解了真相后很高兴，她说：“当我一走近这里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，这里让人感到宁静、祥和，我要在我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。”

一位很绅士的中年男士曾是美国电视台科学频道的电视主播，现在瑞典做记者。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以及中共一手导演的“天安门自焚伪案”的事实真相。最后他表示要来炼功点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。

展台前有一位女留学生，她是特意赶来看法轮功功法演示的，她的故事很令人寻味。五年前的她，曾经满脑子灌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，来到瑞典后，她才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并有缘和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，在她处于很困惑、特别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是法轮功学员用法轮大法的道理耐心地开导她，是法轮功的书籍，使她很快地从困惑中走了出来，很令她感动。

她表示很敬佩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真相，她也要修炼法轮功。◇

历经冤狱回家　仍遭中共刁难

【明慧网】按：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，抢劫他们的财物，将他们劫持入监狱、劳教所，当他们走出牢狱后，仍然处处刁难他们，剥夺他们的生存权。大庆市韩桂荣女士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。

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韩桂荣女士，六十岁左右，在中共的高压下被迫离婚，流离失所多年。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大庆火车站住处被会战分局警察绑架，被萨区法院非法判四年，关押于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

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遭四年冤狱迫害的韩桂荣出狱后，因她被迫害得几近病危，才没有被六一零非法组织劫入洗脑班继续迫害。

因为中共迫害，亲戚不敢收留出狱后的韩桂荣，她无处安身、衣食无着。她申请办低保也被当地中共人员刁难。

以下是韩女士自述遭迫害经历。

我叫韩桂荣，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有幸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后，自己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身体的病都好了。

迫害初期被绑架、追捕、抢劫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因为是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，就去了北京为法轮功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，被北京的恶警绑架，非法关押在北京郊区平谷县看守所，后来通过绝食抗议才闯出来。中共喉舌媒体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、诬陷给我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

二零零二年时，因迫害严重，各地区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很多，就因为我收留了一位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，我也被跟踪了，从此我也流离失所在外有家不能回。当地公安分局、还有两地公安分局（当时叫派出所）都在到处找我，他们多人在我家蹲坑，到我的亲属家骚扰。

片警杨某某多次到我邻居老太太家骚扰，恐吓威胁老太太，想从她那里知道我的下落。告诉老太太儿子参军找工作都要受到牵连等等。更为可笑的是，因为要抓我，把一个不修炼的邻居老太太给绑架了一天。给老太太的身心(转下页)

（接上页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她自己在家都不敢住。

就这样他们还多次跟踪我，寻找抓我的机会。一次我从老家回来，老家离我这有几千里地，在中转站我去买票时，发现站里边有很多便衣，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就等你了”。大庆公安局恶警气急败坏，找不着我，就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砸门撬锁把我住房（是廉租房）给收回了。屋里我的所有物品就象空气一样蒸发了。一辈子的家产就这样飞了，没了。

就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，中共邪党把我迫害的身无一分，房无一间，这就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在经济上截断、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的见证。

二零一零年被绑架，被劫持入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

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在租住的房中，再次被绑架，恶警把我的东西又全部抢走，还有八千元钱、都被国保队长冯海波抢走。直接把我带到会战公安分局，一群恶警向打了胜仗一样，都来问我你是韩桂荣吗？你跑哪去了，八九年找不着你，今天总算抓到你了。在分局，恶警强迫我坐了一宿铁椅子。

第二天我被送到大庆第一看守所，在看守所呆了两个多月。在第一个月中，办案单位多次对我非法提审。由于迫害，我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病态，四月末他们偷偷的开庭，那时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在法庭上除了恶警外，一个旁听的也没有，那时我已经不能站起来了，他们给我拿了个凳子，让我坐下，他们说什么我都没听见，我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，一个法警说别喊了没有人，就你自己，我一看真的一个人也没有。

女法官问我；你有没有罪，我说我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按真善忍做人没有罪，后来我就昏了过去了。

那时我走路都得别人扶着，他们带我去大庆人民医院检查：冠心病、高血压。做心电图时大夫说：非常严重。恶警说：严重也不能放你，放你回去你还做。就这样他们怕担责任，迫不及待地把我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，一路上看守所的医生带着药陪在身边。

在哈女监，我被分到十一监区，那时我身体一直不好，经常是浑身哆嗦没有劲，走路都得人扶着，脉搏一直非常弱。就在我身体迫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监狱还安排刑事犯道长崔香、还有帮教宋善风、全红利、黄丽萍她们每天做转化我的所谓“工作”。我不听她们的歪理学说，也不看她们的电视。她们气急败坏的骂我。恶犯崔香说：不看你身体这样就打残你，码死你。半个多月后不转化就被送到“严码组”。又下队到大监区，一呆就是两年，后来又回十一监区。

出狱后仍遭迫害，生计艰难

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我的冤狱终于结束了。当大队长扶着我走出牢狱大门时，看到了几辆车还有好多人,这时有人问我说:你身体怎么样？我说身体好了，又有人说：好了就上车，我说不行，我等我弟弟，就这样我和弟弟上车了。车开出不远，我心脏病犯了，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浑身没劲哆嗦，就感觉心脏往一起聚，说话嘴都不好使，感觉我快不行了。我弟说：快停车，我姐不行了。有人说：高速公路不让停车，停车有危险。弟弟说：不停车人都快不行了。就这样在高速公路停了两次车，其中一人说他是大庆市政府 610 的姓赵，和我弟弟商量说：今天我们接你姐姐是送洗脑班的，但是你姐姐身体这么不好，还是送你亲戚家吧。在车上，610 姓赵的跟我说：老太太你身体这样我也不要你了，把你送你叔家去吧。

我叔叔家住大庆采油三厂，三厂的拥军公安分局施加压力，片警姚某某多次给我叔家小弟弟打电话不让接触我，说以后因为我会受到牵连，不让我叔家人跟我联系，也不让我在大庆住。

我弟弟跟我说：回来了，家在哪里呀，老叔家不敢留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。最后我住进了旅店，因为没钱，旅店我不能住。就这样我又居无定所开始了流浪生活。刚回来身体不好，走路困难，在朋友家住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去房产局要房子。

开始我去红旗街道找到韩主任，说明我的来意，可是韩主任却说：我们给你办不了，因为没有证明你身份的证件。我说：那我就去找大庆市民政局局长办低保，找大庆市房产局局长要房子，我这样做对你们工作有没有负面影响？韩主任说：没有影响。我就去找市民政局刘局长、马局长还有市房产局刘局长，说明我的情况，三位局长很热情的接待了我，说：你这个情况很特殊而且你的年龄又这么大，只要社区报上来，我们就尽快给你解决。

我又去会站公安分局要钱，补户口身份证，办低保用，可是会战公安分局的黄队长刁难我，不给办户口身份证，还一推再推。我又去了会战公安局信访办要钱，信访办的人说给你查查是谁办的案子，确定是冯海波之后，就给他打了电话，可是冯海波说让我上公安局国保支队他那去要钱。在我没有钱的情况下，一直跑了 20 天左右，终于把证件都办全了。

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要的证件都办好了，就因为我没有固定住处，萨尔图区三环社区李凤芝书记把我推到红旗社区，红旗社区韩主任就是不给办，还有五环社区刁难我，三个社区一推再推最终以没有固定住处为借口就是不给办。

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靠亲戚、朋友帮助艰难度日。希望红旗社区、五环社区、三环社区不要助纣为虐，充当打手，我要的只是属于我的。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迫害者最终一定是要偿还的。

我劝还有善心的人们，不要迫害无辜善良的百姓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会由于历史的过去而消失，人民会记住你们的功与过，善良的人会得到善报，作恶的人也一定会得到天惩，不是我在说，那是天理在恒定着一切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们选择善良和美好。◇